

蓝屋

槟榔屿上的槟城，是马来西亚的港口城市。晚清时，这里的华侨大多来自福建，史称“小厦门”。

槟城东北离海不远的地方，有一处“莲花河”，先前是块涝洼地，有点积水，当地人叫做“滥坝”，里面种些莲花，后来变成了一条街。

到了1898年，一向冷清的街面忽然热闹起来，几位客家巨富看好了“莲花河”的风水，要来“开发房地产”了。8年过后，这里成了客家一条街，大小房屋星罗棋布。其中最具规模的一栋建筑最让人捉摸不透：雕梁画栋，古意盎然，既不像官衙，也不像民居，这座中国园林式豪宅只透着一派不容小觑的豪华端庄之相，不少人私下估摸：该是座佛殿吧？

民国年间，大屋门外时常出现的一幕情景更加深了这种猜测：一群排列整齐的子弟双膝跪地，一律光头，像是庙里做法事。不少路人见此情景，也纷纷双手合十，口中念念有词。这种“条件反射”的虔诚，日后不免让知情者取笑，光头子弟们哪里是什么和尚，只是刚剃掉了大清的辫子罢了，跪在门口是迎接主人回府呢。

大屋的主人就是张弼士。时任新加坡总领事，同时奉朝廷之命考察南洋商务，兼任槟榔屿管学大臣。

张家大屋请的是国内高水准建筑师建造的，老式四合院格局，复式结构。前后大屋与东西两厢之间各有上下回廊勾连，样式与张弼士的其它私宅大致相似。设计思路看起来似乎老气，却包藏着主人的深思熟虑：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河东河西亦非人力可以摆布，万一家道中落，变卖房产就是子孙的家常便饭。果真到了那一天，老式的房屋不容易出手，免得后人失去最后的立身之地。

这座大屋被主人命名为“莲花河大厦”，后来因为墙面涂成蓝色，当地人直呼为“蓝屋”。“蓝屋”并非寻常意义的私宅，还被张弼士用作打理朝廷公务和个人商务的“衙门”，与当今居家办公倒有几分相似。说是家，因为里面有他的太太、儿子和一群亲戚仆人。官场商场得意失意之间，神采飞扬或心灰意冷之时，有亲人依聚左右，福莫大焉！说是“衙门”，起居之便自不必说，论公不耽误办理南洋大小外交事务，论私又能照应他在英属马来西亚半岛的业务，一举两得。

蓝屋北端原有一座观景台，面朝东北方向，登临其上，可以远眺大海，大海和他的故园山水相连。家园之感，唯身居海外的人体会至深。可惜的是，这座观景台在二战期间被日军的一颗炸弹毁掉了。

蓝屋外部用蓝色的涂料粉刷，呈现一片清凉的蓝色，依然保持着传统的中国风格。

占地4900平方米，建筑面积3100平方米，38间房，5个天井，7个楼梯，220扇窗户，房舍之大可容下张家九代人居住。内部装饰及陈设十分讲究，华洋融合。大量精美的工艺品琳琅满目，精细的东方传统木雕、维多利亚式铁艺、几近绝迹的瓷片雕刻比比皆是。内室甚至藏有乾隆御笔题写的十余幅“凯旋图”及木刻版二十四史，其“规格”、“档次”不下于一般王府，若不具备相应的身份，根本就无法承载这些珍品墨宝。

二战过后，蓝屋里人烟逐渐稀少，日渐破败。五十年代曾有诗云：“玉树琼枝旧舞台，张公堂上燕归来，故家子弟应无恙，门外莲花何处开？”目睹人去楼空、物是人非的苍凉景色，感慨之情溢于言表。

到后来，子孙们还是在举家迁居他国的时候把蓝屋给卖掉了。不想事有所幸，蓝屋的买主碰巧都是有历史眼光的当地华侨名流、房产建筑界人士，他们掂出蓝屋的文化含量。为了找到称职的修缮人员，他们不惜重金到大陆寻访民间修缮高手，通过装修，凸显了蓝屋的原貌。蓝屋的建筑特色也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影视导演来这里拍戏，曾演出过实景话剧《七姨太》，受到话剧迷们的喜爱。

蓝屋在当地政府和有关人士的保护下，设为华侨博物馆，供人参观。虽历经100多年风雨，至今仍卓然而立。2000年，蓝屋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“泛太平洋文化遗产最优秀项目”。这条消息，算是对新旧主人最好的回报和告慰了。

由于张弼士对槟城贡献良多，应槟城张氏清河堂的申请，槟城市政府将“香港巷”的马来文改名为“张弼士路”，以纪念这位受当地人敬仰的华侨巨擘。如今这里是马来西亚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也是著名的华人遗迹旅游景点，每年接待数以十万计来自世界各地的宾客。